

# 齊家之道

● 華儒 · 先古 · 閑篤 · 芬德 ●

## 目錄

。識依不智依、四 。語依不義依、三 。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、二 。人依不法依，一 ：法依四



- |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
| 五二二 | 愛身則可脩身  |
| 五二三 | 不忍棄鄰    |
| 五二四 | 錢氏家訓    |
| 五二五 | 不和的根源   |
| 五二七 | 磨玉      |
| 五二八 | 此心如水    |
| 五二九 | 包容      |
| 五三〇 | 要適時調解   |
| 五三一 | 益友損友    |
| 五三二 | 立身處世    |
| 五三三 | 道義之交    |
| 五三六 | 做人在心地   |
| 五三七 | 有十年之積   |
| 五三八 | 明辨君子小人  |
| 五四〇 | 有過不改不算人 |

## 愛身則可脩身

馮芬

聖人不貴無過，而貴改過。（北宋胡安國）

北宋學者——胡安國（諡文定），在國子監當教師，番禺（今廣州）一位富商，要他的兒子前來就學。富商的兒子點慧放蕩，從家裡帶來千兩銀錢，因為生病且客居異鄉，錢財耗盡，瘦弱不堪，好像快死了。

父親偶而來京師探望，憐憫兒子的際遇並未責備他，還帶著兒子謁見胡安國。說了得病因緣後，胡安國說：「你應該先讓他心生警惕，然後誘導他勤修向道。」

胡安國拿了一本書，告訴富商之子：「你讀這本書，可以先明白養生的方法，知道怎麼養生之後，就可以好好的讀書做學問了。」

富商之子一看，是《黃帝素問》。還沒讀完這本書，便驚懼於自己戕害性命的種種過患，痛切悔恨，自責不已，希望有自新的機會。

胡安國知道他已悔悟，把他叫過來懇切指示說：「知道保護珍惜自己的色身，才可以進一步談修身。從今起，你要洗心革面，一心向道，把聖賢之書一本一本仔細地讀，等通達書中義理之後，再下筆為文，那時你就能功成名就。聖人看重的不在沒有犯過，而在能改過向上。所以你不要一直追悔過去的缺失，應該精勤策勉自己，在學業和為人處事上下功夫。」

富商之子，聰慧敏銳，又善於學習，二、三年後，果然高中科甲，載譽而歸。



# 不忍棄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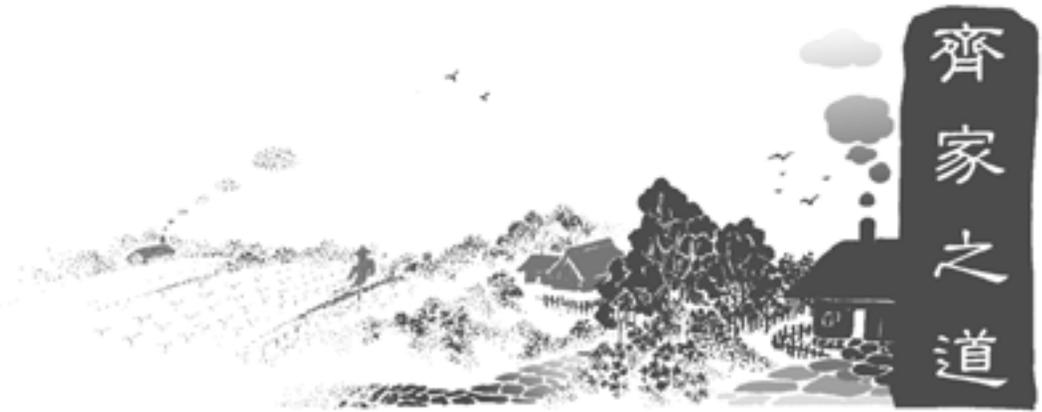
篤閑

趙清獻公抃，字閱道，寬厚長者，與物無忤。家於三衢，所居甚隘，弟姪有欲悅公意者，厚以直易鄰翁之居，以廣公第。公聞不樂，曰：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，忍棄之乎？命急還翁居，而不追其直。

（南宋趙善璩《自警篇·居處》）

北宋的趙抃，字閱道，他是一位寬容厚道的長者，待人處世隨和，不曾冒犯他人。趙抃的家宅，位於浙江衢縣，住家的空間甚是狹小。趙抃的姪子有意討他的歡心，便以重金買下鄰近一位老翁的住屋，以擴增趙抃的宅第。

趙抃聽聞此事後，並不高興，他說：「我和這位老翁，三代都是鄰居，怎麼忍心離棄他呢？」要姪子趕緊歸還老翁的居所，而且也不追討已付的酬金。



# 齊家之道

## 錢氏家訓

德芬

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，言行皆當無愧於聖賢。

能改過則天地不怒，能安分則鬼神無權。

讀經傳則根柢深，看史鑒則議論偉。

能文章則稱述多，蓄道德則福報厚。

祖宗雖遠，祭祀宜誠。子孫雖愚，詩書須讀。

娶媳求淑女，勿計妝奩。嫁女擇佳婿，勿慕富貴。

居心思惟，不可得罪天地。言談行爲，應無愧於古聖先賢。能改正過錯，天地不會怒責。能安分守己，鬼神無權爲難。熟讀經書傳記，學識自然深厚有根基。多看史籍通鑒，論事便有宏偉的格局。

文章通達，能得到稱揚讚述。積聚道德懿行，福報必定厚實。祖宗雖離我們久遠，祭祀時應當心誠意敬。

子孫雖然不夠聰慧，也要讓他多讀詩書。

娶媳要求善良的淑女，不可著眼嫁妝是否豐厚。

嫁女兒，要選擇人品端正的女婿，不貪圖對方的財富權貴。

# 不和的根源

吉光

蓋人之性，或寬緩，或褊急。或剛暴，或柔懦。或嚴重，或輕薄。或持檢，或放縱。或喜閑靜，或喜紛拏。或所見者小，或所見者大。所稟自是不同。父必欲子之強合於己，子之性未必然。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，弟之性未必然。其性不可得而合，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。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。（《袁氏世範》）

人的性情，有人寬容緩和，有人量小急躁。有人則剛戾粗暴，有的是柔弱儒雅。或嚴肅莊重，或輕浮刻薄。有人善於剋制檢點，有人則好放肆縱情。有的喜歡閑雅恬靜，有的喜歡紛擾相牽。有的人識見短淺，有的人識見廣博。稟性質各有不同。

父母若要強迫子女合於自己的性情，而子女的性情未必是那個樣子。兄長如果要強迫弟妹妹合於自己的性格，而弟妹的性格也未必如此。親子之間與手足之間的性格若不能相合，那言語與行動也很難合順。這就是父與子、兄與弟不和睦的根本原因。

# 磨玉

德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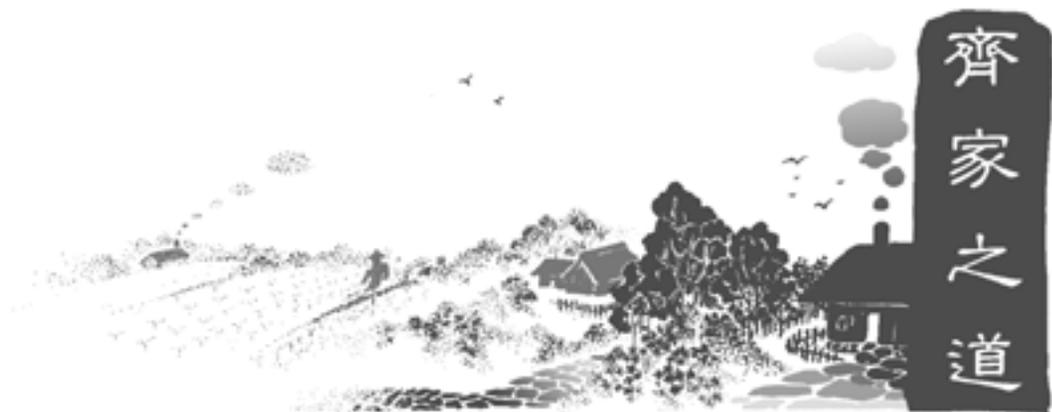
堯夫解「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：玉者，溫潤之物，若將兩塊玉來相磨，必磨不成。須是得他箇 礪底物，方磨得出。譬如君子與小人處，為小人侵陵，則修省畏避，動心忍性，增益預防，如此便道理出來。

（南宋趙善璵《自警篇·接物》）

北宋，邵康節先生，名雍，字堯夫。他解釋《詩經·小雅·鶴鳴篇》：「它山之石，可以為錯」這兩句話，他說：

玉，是溫柔潤澤的東西，如果把兩塊玉拿來相磨，必定不能磨出好的相狀。必得從別的地方取得粗糙尖硬之物，才能把這塊玉磨出精美的形象。

君子如玉，小人如石，君子和小人相處，時常受到小人的欺負凌辱，才能修正省察自己的缺失，進而知所畏懼或迴避。如此反而能使君子更為堅韌能忍，領悟出為人處事的大道理。



# 此心如水

篤閑

學業才識，不日進，則日退。須隨時隨事，留心著力為要。事無大小，均有一當然之理，即事窮理，何處非學？昔人云：「此心如水，不流即腐。」……果能日日留心，則一日有一日之長進；事事留心，則一事有一事之長進。由此累積，何患學業才識不能及人邪！

（清代左宗棠〈與陶少雲書〉）

道德學問、才華器識，若不與日俱進，便會逐日退步。須隨時隨地，事事用心留意，盡力琢磨。事情不分大小，都存在一定的自然的道理，深究事物的道理，哪一處不是學問？古人說：「此心如水，不流即腐。」人心如同水一般，不流動便會腐臭。

果真確實日日用心學習，則用功一天有一天的進步，事事用心學習，則經歷一事有一事的成長。如此日積月累，何需擔心自身的學業才識不及他人？



# 包容

德芬

韓魏公，惟務容小人，善惡黑白不太分，故小人忌之亦少。如范、富、歐、尹，常欲分君子小人，故小人忌怨日至，朋黨亦起。方諸公斥逐，獨公安焉，後扶持諸公復起，皆公力也。

（南宋趙善璵《自警篇·接物》）

魏國公韓琦，嚴己恕人，對下屬或重利輕義的小人十分寬容，對善惡黑白也常大而化之，所以忌恨仇視他的小人也不多。像當時的范仲淹、富弼、歐陽修、尹洙等諸公，常把重義的君子 and 重利的小人，分別得清清楚楚，所以每每招來很多小人的怨恨忌妒，甚至成爲對立的黨派，互不相容。

正當范、富、歐、尹等諸公受到排斥與放逐時，只有韓魏公安然無事。

後來，把諸公扶持再起的，也是倚靠韓魏公的費心盡力。

## 要適時調解

吉光

人言居家久和者，本於能忍。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，其失尤多。蓋忍或有藏蓄之意。人之犯我，藏蓄而不發，不過一再而已。積之既多，其發也，如洪流之決，不可遏矣。不若隨而解之，不置胸次。曰：此其不思爾，曰：此其無知爾，曰：此其失誤爾，曰：此其所見者小爾，曰：此其利害寧幾何？不使之入於吾心。雖日犯我者十數，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，然後見忍之功效為甚大，此所謂善處忍者。（《袁氏世範》）

有人說：居家能經常和睦，因為能夠忍耐。若只知忍耐而不明白如何忍耐，失誤會更多。在於忍耐中，有的具有隱藏蓄積的意思。別人冒犯了我，我埋藏隱蔽而不發露，這種僅適用於一兩次罷了。積蓄得越多，一旦發泄，就像洪流決口，一發不可收拾。不如在憤懣發泄前，適時善於調解，不存留於胸中為好。

試著想：他未深思熟慮，他愚昧無知，他失誤導致，他是目光短淺，見識狹窄，他有多大的利害關係？不讓憤懣進入心中，即使他每天冒犯我數十次，也不至於表現憤怒之色，這樣才見得忍耐功效是多麼巨大，這才是善於忍耐的人。

## 益友損友

德芬

大凡敦厚忠信，能攻吾過者，益友也。其諂諛輕薄，傲慢褻狎，導人為惡者，損友也。推此求之，亦自合見得五七分。見人嘉言善行，則敬慕而紀錄之。見人好文字勝己者，則借來熟看，或傳錄之而咨問之，思與之齊而後已。不拘長短，惟善是取。（南宋·朱熹《朱子文集》）

一般來說，凡是敦厚講忠信的人，且能指出我過失的朋友，就是益友。

如果對人一味諂媚阿諛，舉止輕浮薄義，或常傲慢鄙視、侮辱他人，喜歡引誘人做損人利己之事的，就是損友。

用這個尺度推求審查益友還是損友，應該十有五、七是正確無誤的。

看到人說好話、做好事，我們應尊敬仰慕而且記錄下來，做為行事的楷模。

見人的文章文字優異，就借過來熟讀詳閱，或分享給其他朋友，希望能與他看齊。不論文章長短，只要有益，都要拿來好好運用、實行。



# 立身處世

吉光

夫言行可覆，信之至也。

推美引過，德之至也。

揚名顯親，孝之至也。

兄弟怡怡，宗族欣欣，悌之至也。

臨財莫過乎讓。此五者，立身之本。（《琅琊王氏家訓》）

言語行爲，經得起考核，是誠信的極點。

把美名推讓給別人，而自己承擔過失，是德行的極點。

擁有好名聲，使親人顯赫，是孝親的極點。

兄弟和樂，宗族歡欣，是孝悌的極點。

面對財物，沒有比謙讓更好的了。

這五條，是立身於世的根本。

## 道義之交

篤閑

朱子嘗謂學者曰：熹在閒遠，豈能為人宛轉求試？若能如此，則親戚如黃直卿當先為圖得之矣。熹平生為學，只學得固窮守道一事。朋友所以遠來相問，亦主此意。今若曲徇朋友之意，相為經營，則是師生之意，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矣，豈相尋學問之本意耶？（明劉宗周《人譜》）

朱熹曾向門人諸生說：

如今我閒居在家，遠離朝堂，如何能替他人委曲宛轉推薦應試？如果能這樣做，那黃榦（字直卿，朱熹的女）與我有親戚關係，則應當會比其他他人優先獲得這分利益。

我一生求學，只學到安住貧窮、堅守正道這一件事。即便是朋友遠道而來詢問，我同樣是守道固窮的。

今天如果順從朋友的請求，往來周旋，那這分師生情誼，是以違背仁義、謀求私利的意圖，相互連接，怎是研求學問的本意？

# 做人在心地

德芬

幼兒曹，聽教誨：

勤讀書，要孝悌；學謙恭，循禮儀；節飲食，戒遊戲；

毋說謊，毋貪利；毋任情，毋鬥氣；毋責人，但自治。

能下人，是有志；能容人，是大器。凡做人，在心地；

心地好，是良士；心地惡，是凶類。譬樹果，心是蒂；

蒂若壞，果必墜。吾教汝，全在是。汝諦聽，勿輕棄。

（《王陽明家訓》又稱《示憲兒》）

正憲吾兒，你仔細聽聽父親的教導訓示：

讀書要勤奮，也要孝順親長，友愛兄弟。待人要謙虛恭敬，遵循禮節法度。飲食要有所節制，不可沉迷於遊玩戲耍。

不可說謊欺騙，不要貪圖非分的利益。遇事不可放任情緒，不要與人爭強鬥狠。對人不可求全責備，務求做到自省自律。

對人能謙下，是有志於學表現。待人能寬厚，是成就大事的人材。

做人是心地的工夫，心地好，必是善良之人；心地不好，就會成爲凶神惡煞。譬如樹上結的果實，長得好或不好，關鍵在於果蒂，心是果蒂，蒂如果腐壞，果子必從樹上掉下來。

我教你的事理，全在這些話中，你用心聽，不可輕易棄置。

# 有十年之積

德芬

九年任鎬，召太子發曰：嗚呼，吾語汝，所保所守，守之哉。厚德廣惠，忠信愛人。君子之行，不為驕侈，不為靡泰。山林非時不升斤斧，川澤非時不入網罟，不麇不卵。孤寡辛苦，咸賴生焉。無殺夭胎，無伐不成材，無墜四時。如此者，有十年之積。有十年之積者王，無一季之積者亡。

（逸周書·周文王戒周武王）

周文王接受天命的第九年，在鎬京告誡太子姬發說：我年歲老了，現在告訴你為父一生持受和堅守的行誼，希望你信受奉行，並傳給子孫。

我一生加厚自己的德行，廣修恩惠，待人忠誠信實，慈老愛幼。進德修業的君子，不要驕慢奢侈，不要過分浪費。

山林草木成長時，不可任意舉斧砍伐；川澤水族繁衍的季節，禁止大肆捕撈；不欺凌幼獸，不取食鳥卵。因為很多孤單可憐的人，都靠牠們維持生活。絕不可殺懷胎的動物，不可砍伐尚未長成的樹木，否則一旦發生水災、旱災、飢年、荒年，災禍臨頭就無法迴避了。我這麼做已有十年的積存。

你如有十年的積存，就可以為天下王；如果一年的積存都沒有，必定走向衰亡。

# 明辨君子小人

德芬

曾公亮，為翰林學士，未識趙抃，而以臺官薦召，為殿中侍御史。彈劾不避權幸，京師號抃「鐵面御史」。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，以為小人雖小過，當力排而絕之，後乃無患。君子不幸而有詿誤，當保持愛惜，以成就其德。故言事雖切，而人不厭。

（宋趙善璵《自警篇·君子小人》）

曾公亮，北宋的三朝元老，身為翰林學士時，雖然不認識趙抃，卻推薦他擔任殿中侍御史。

趙抃當侍御史，彈劾有錯失的官員，不避諱對方是否權勢顯赫。因此京師的官員，給他取了「鐵面御史」的外號。

他常說：希望朝廷官員把君子和小人辨別明白。小人雖然只犯微小的過錯，也要全力排除、斷絕，以後才不會有重大的過患。君子如果受蒙蔽，犯了錯誤，應當維持愛才惜才之心，盡力成就他的德行。

雖然他處事正直、言詞真切，大家對他卻不會生起厭煩仇視之心。

# 有過不改不算人

儒華

至寶明珠非有類，全珍良玉自無瑕；為珠為玉尚如此，何況為人  
多過差。

又云：有過不能改，知賢不肯親，雖生人世上，未得謂之人。

又云：善惡無他在所存，小人君子此中分。改圖不害為君子，迷  
復終歸作小人。良藥有功方利病，白圭無玷始稱珍。欲成令器須追  
琢，過失如何不就新。（北宋·邵康節〈戒子孫〉）

北宋邵康節作〈誠子吟〉數首詩來教導子孫：

最貴重的珍珠要無雜質，完整珍稀的良玉沒有瑕疵；珠玉尚且  
如此要求，身為人怎能有過錯缺失呢？

又說：有過失不改正，又不肯親近智者賢能的人，雖然活在人  
世，也稱不上是人。

又說：善惡無他，全看存心，是小人或君子要這麼分：積極改  
過者為君子，執迷不改只能作小人。良藥有效才利於治病，白玉無  
瑕才能稱作珍寶。想要成為美器必須雕琢，人有過失為什麼不改過  
自新呢？